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三十二回 因激言離家二鬧嘉興城

話說鮑自安告別眾人，趁城門未關就便而入。進城之後，鮑自安分付眾人：「我們大家一同而行，恐怕人看出破綻，總約在普濟庵後邊樓上取齊。」大家分散而行。鮑自安走至普濟庵門口，見門尚未閉，自向裏隨步進去。祇見廟內甚是冷清，絕無一人，直至後廚房中，方見兩個小和尚同個道人在裏面吃晚飯。一見鮑自安進來，見他穿著怪異，連忙向前問道：「台駕是哪裏來的？到此何幹？」鮑自安道：「金陵建康來的。素常與此廟住持相識，特來一望。」那道人云：「老和尚昨日因件官司受了夾棍，現在禁中。」鮑自安道：「我特來望他，不料不能相會。」懷中取出三兩一錠銀子，遞與小和尚道：「你且收起，明日看些酒肴送與你師父食用，也是與我相交一場！」小和尚同道人相謝，斟了一杯便茶送與鮑自安。鮑自安接茶在手，問道：「老師父因何官司，受此酷刑？」道人回道：「老爹，你不知。」遂將前事說了一遍。鮑自安道：「其餘人犯現在何處？」道人云：「修氏交官媒管押在他家，老梅交梅滔辦領在家，私娃用竹桶盛住寄了庫，就是我家老和尚入禁在監，待揚州府拿到‘哄堂’人犯一齊再審。」鮑自安問得明明白白，遂辭了小和尚、道人，退步出門。小和尚相送，一拱而別。

鮑自安轉過後邊僻靜之處，將腳一縱，上了小房子，復身又一縱，上了廂樓，一看那二十位英雄早已都在樓上。見老爹進來，俱皆起身。鮑自安道：「天氣尚早，我們且歇息片時再做事方妥。」大家俱在樓上坐下。坐了一會，聽得更交二鼓三點，外邊人聲已定。鮑自安道：「你們莫要全去，祇要五六個人隨我下去，捉一個，提上一個，都放在樓上，等人犯齊全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眾人領命。隨去五六個人，俱在房上等候。

鮑自安到了梅家天井之中，聽了一聽：那婦人在房中啼哭，知是修氏。聞得那間房內兩個婦人說道：「天已二鼓，老娘娘你睡吧！我們也不知該了什麼罪，白日裏一守一天，夜晚間還不叫人睡覺哩！」鮑自安道：「此必是官媒了。」取出香來點著，自窗眼透進。耳邊聽得兩個噴嚏，則無怨恨之聲，還聽這邊房內呱呱哭泣。又從這邊窗眼透進香火，又聽得連連兩聲噴嚏，無哭聲了。拔出順刀將門撥開，火問一照，見桌上銀燈現成，用火點著一看，床上睡著兩個婦人。本待要傷他性命，也不怪他，也是奉官差遣，由他罷了。走至這邊房內一看，見一婦人懷中抱著一個孩子，床桿上掛著一條青布裙子並幾件衣服。揭起被一看，那婦人竟是連小衣而睡。看那修氏自梅滔強奸之後，皆是連小衣而臥。鮑自安將木桿上所掛衣裙盡皆取下，連被褥一並卷起，挾至小房邊。房上之人看見老爹回來，將繩兜放下，鮑自安將修氏母子放入兜中，上邊人提在房上，樓上人又提上樓，打開被褥代他母子穿衣。凡強盜之家規矩甚嚴，那怕就是月宮仙子也不敢妄生邪念。

不講房上穿衣服，且說鮑自安又往後邊，走到後院，又听一人說道：「再待揚州拿了駱宏勛，到日少不得還審二堂。似此敗喪門風之婦留他做甚！將他改嫁，這份家私又是我執管了。待他臨出門之時，祇叫他穿去隨身衣服，其餘都盡是我的，給你穿用，也省得再做。」一婦人道：「二娘待我甚好！祇因你這個冤家，生生將他嫁出家門，我心中有些不忍。」鮑自安听得明白，此是梅滔與老梅了。隨即取出香來，亦從窗眼透進，連听兩個噴嚏，則無聲息了。將門撥開，走近床邊，火門一照：兩個一頭同睡。鮑自安隨將他衣服取下，連被一並卷起，又挾至前邊小房間，仍用繩兜提上樓去。鮑自安亦隨上來，也著人代他穿了衣服，捆成四捆，同听差十人先上船。

鮑自安帶了十人直奔嘉興縣，來到了庫房之上，將瓦揭去五路，開了一個大大的天窗。鮑自安坐在繩兜之中，著人吊下，將火問一照：見東北牆角倚靠著一個竹桶。料必是私娃子，用手拿過，走至繩兜邊，仍坐其中，將繩一扯，上邊人即知事已做妥，連忙提將上來，仍回庵內歇息。歇息片時，鮑自安道：「你們將此竹桶先帶回去，我獨進府行捉拿奸夫淫婦。得手，我自將二人提上船去；倘若驚動人時，我亦有法脫身，你們莫要進來催我，人多反不乾淨。」眾人領命，拿了竹桶俱回船。

且說鮑自安獨走到府行房上，走過大堂到了宅門之上，看了看，天井之中燈火輝煌。仔細望下一看，見兩廊下有十餘張方桌，桌上人多少不一，細看有四五十人，在那裏門牌的、下棋的、飲酒的、閑談的，廳柱上掛著弓箭，牆壁上倚著鐵棒。鮑自安坐在房上，想道：「顯然王倫曉得我來，特令這些人在此防備。尚有一些知覺，這些人大驚小怪的，雖不怎樣，但又不能捉拿奸淫了！須將這些人先打發了纔好。」遂將懷中帶來之香盡皆取出，約略有二三十支，兩頭點著，坐在上風頭，「雖不能盡皆迷上香，燻倒幾個人少幾個人。」算計已定，取出火悶來，暗暗點著香火。又恐火悶子火大，被人看見，想又收起，用那點著之香來點那未著者，用口底上吹去。

看官：你說那些人因何至此？自駱宏勛哄堂之後，嘉興縣稟過王倫。王倫回太守府與賀氏商議：「今駱宏勛同一班惡人至此，皆為你我而來，不意昨夜竟做此事，未及下手，以後不可不防！」遂即分付三班衙役：每晚要三十人輪流守夜；又向嘉興縣每晚要二十個人，共是五十個。王倫亦不難為他們，每晚一人賞大錢一百文，酒肉各一斤。叫愛賭者賭，好酒吃酒，祇是不許睡覺。那晚仍設飯酒，桌上一人起身小便，走至牆腳下，未解褲子，猛听得房上有人吹氣，抬頭定睛一看：黑影有一人在那裏吹。這人也不聲張，回至廊下，拿了一支烏槍，將藥放妥，火引藏在身後，仍走至小便之所，槍頭對準房上之人，將火繩拿過，藥門一點，一聲響亮，廊上之人俱立起身來相問。拿槍之人說道：「方纔一人在房上吹火，被我一槍，不見動靜，快拿火來看一看！」

卻說鮑自安在房上吹火，不料下邊有人看見，祇見火光一亮。鮑自安在江湖上是經過大敵的，就怕的是烏槍，將身一伏，睡在房子上，那槍子在身上飛過。鮑自安嚇得渾身是汗，自說道：「幸喜躲得快，不然竟有性命之憂。」又听眾人要執燈火來瞧。自思：祇怕下邊還有烏槍。不敢起身，遂暗暗抬頭一看，見眾人各執兵器，在天井之中慌亂。又見一人扛了一把扶梯，正要上房子來看。鮑自安用手揭了十數片瓦，那人正要上梯子之中，用手打去，「咯冬」一聲，翻身落地，那個還敢上來？齊聲喧喝道：「好大膽強盜！還敢在房上揭瓦打人哩！」

不多一時，府行前後人家盡皆起來，听说府行上有賊，各執器械前來捉獲，越聚越多。鮑自安約估有五更天氣，「還不早些出城，等待何時！」又揭了一二十片瓦在手，大喝一聲：「照打！」撇將下去，又打倒四五個人。鮑自安自在房子上奔西門而去。看看東方發白，滿城之人，家家起來觀看。鮑自安走到這邊房上，這家吆喝道：「強盜在這裏了！」行到了那裏，那裏喊叫道：「強盜在這裏了！」白日裏比不得夜間容易躲藏，在房子上走多遠人都看見。那鮑自安想了想：倒不如在地下行走，還有牆垣遮蔽。將腿中兩把順刀拔出在手，跳下來從街旁跨走。正行之間，城守營領兵在後追來。鮑自安無奈，見街旁有一小巷，遂進小巷內。那兵役人等截住巷口，鮑自安往巷內行了半箭之地，竟是一條實巷，前無出路，兩旁牆垣又高，又不能躡跳得上。心中焦躁，惡狠狠持著兩把順刀，大叫道：「哪個敢來！」眾兵役雖多，奈巷子偏小，不能容下多人，鮑自安持刀惡殺，竟無一人敢進巷中。站了半刻，外邊一人道：「他怎的拿瓦打人！我們何不拿梯子上屋來，亦揭瓦打他。」眾人應道：「此法甚好！」鮑自安听得此言，自道：「我命必喪此地了！」正是：他人欲效揭瓦技，自己先無脫身計。不知鮑自安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